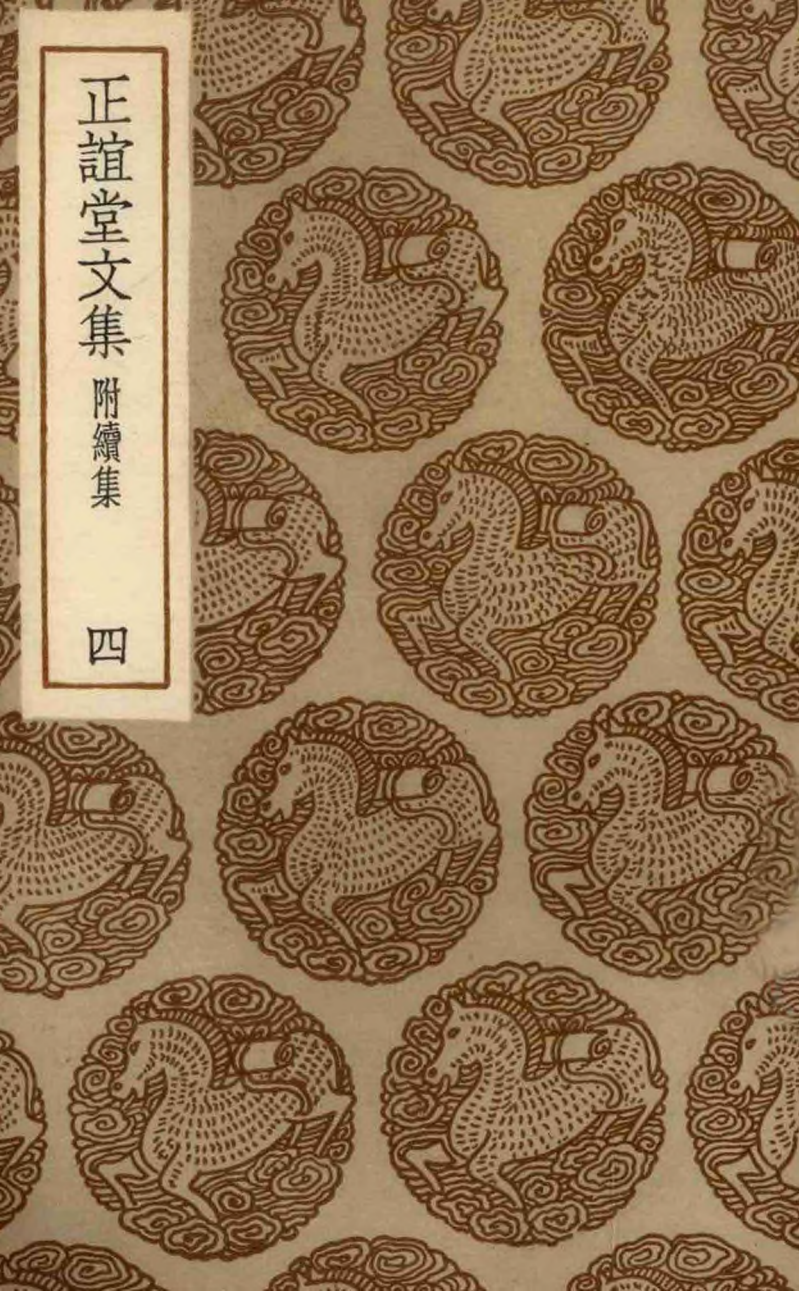


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四



正文堂文集

附續集

(四)

張伯行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平

正

撰 者 張 伯 行

發 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豐書堂
集初成
文編
附四
集續冊

集

(本書校對者 董雲庭 宮模秀 沈抱秋 王秀)

正誼堂續集卷之五

書

與浙江王撫軍

不覲光儀於今二載矣。吳山越水相距非遙。而無緣把晤。時切遐思。啓者貴治杭嘉湖諸屬。春夏雨澤連綿。奉旨豫爲籌畫。此誠興利除害一大機會也。竊以江浙地勢相爲依倚。素稱澤國。欲防患者。惟有疏其流而已。敬陳末議。惟年先生採擇焉。夫浙中諸郡之水。半瀉於太湖。達三江以入海。相其形勢。必先治下流入海之門戶。而後上流得安。今婁江松江俱已疏達。獨東江久湮。無從識其故道。弟曾閱一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則東江故道卽今之乍浦無疑。若使乍浦不流通。夏秋之交。霖雨浹旬。諸水暴發。勢必阡陌浸淫。園田沮洳。倒流而旁溢。患不獨在一郡一省也。弟向經過其地。果見有舊閘及天妃宮。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未知廢於何年。大約當時議者慮近海良田爲鹹水所漬故耳。不知閘之建也。啓閉在人。潮水湧進則急閉之。內河水溢則急啓之。時其蓄瀉雖有洪波巨濤。自得所歸宿。不復爲害於兩省利莫大焉。何可廢也。年先生旣以憂國愛民爲念。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爲膏腴。爲功豈淺鮮哉。妄述鄙見如此。未知

有當與否。

答貴州劉撫臺

天地間撐持世道之人。原不可多得。老先生學術品行。爲時矩範。聖天子特起東山。寄以節鉞。西南半壁。實藉撐持久矣。弟迂拙之性。自知不合時宜。調吳未及卅歲。卽具疏引退。未邀俞允。旣蒙聖眷。不得不勉盡臣職耳。至於平日之一舉一動。非敢求異乎人。第覺事情行到此處。便不得不如此行去。天理人情之正。原有一條。至當不易底理路。不容以己意相參酌。而事後之得失顯晦。更無暇計。然大江南北。賦重民稠。竭力措施。而孤子無助。動多阻滯。一旦欲其令行禁止。不憂戛乎難哉。乃過蒙獎譽。殊覺愧歎難安。近來仍擬退藏。又不敢有負聖主之知。是以暫留視事。夫功名可以任之時命。事業可以聽之遭逢。所可恃以自信者。惟此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生民。中不負所學而已。承諭委曲二字。聖賢不廢。具見老先生學有原本。奈弟抱愚守拙。旣不能隨時俯仰。又不能徑情直行。眞如著敝絮行荆棘中。步步牽制。如何如何。老先生不靳金玉。時賜指南。則叨佩教益。良非淺鮮矣。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弟多難之餘。彌增憂懼。報主之誠雖切。而迂拙性成。動多違俗。近況不堪爲良友道也。啓者。吾鄉漕運水次。久經題往衛輝。軍民實爲兩便。第衛河水勢微弱。漕艘艱於輪輓。歷年運官屢被違限之罰。今秋又紛紛具呈。力求題復小灘舊次。且聲言叩關。此誠運官之便。而全省百姓之大不便也。曩者。老先生在都。亦

曾堅持此議幸而改次衛輝吾鄉得沐休息者數年於茲矣第輝縣一勺之水實難載數百石之艘而挖淺又未易爲力計莫若於木藥店引沁河之水由陳橋左近開通不過六七里即可從金龍口以抵張秋運河中間若祥符陳留封丘延津原武陽武蘭陽等處均可爲水次則民便而軍亦無不便矣且開通此河不特濟吾鄉之運并濟山東之運可以通商賈可以灌民田復可以洩黃河之水一舉而數善備焉誠良策也弟向承乏濟寧曾條陳此事於河院遂委筆帖式齊壽親查北河分防鄧諱之琮者已經丈量明白并估費十四萬金迄今有案可據惜彼時未經題達耳興利除弊老先生諒有同心伏乞商之於撫軍并藩臬諸公祖酌量區畫而後行之果得與此大利千百世不朽之功也否則運官與旗丁不勝其苦將來勢必叩閭復歸舊次全省受累無窮矣

答陳滄州

使至接捧來翰甚慰遠懷併聞德澤所被遐邇謳歌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勵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且值茲災荒之地勢處艱難老長兄設法賑濟全活無算此真仁人君子之用心今之肉食者豈可概望之哉語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信然弟到閩以來將及三年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老長兄將何以教我耶每念遙遙千古不過數人在天地間而綱常名教賴以不墜周程張朱而後我輩今日正不能辭其責老長兄海州赴任時弟他無所贈惟近思錄一部數年以來想已熟讀而力行之善政宏敷救災恤患此其驗歟近弟又將先儒之書次第重刊

但才不逾人。學未聞道。妄執己見。謬爲刪訂。不知有當於古聖賢之意否。謹各呈一部。就正。伏祈指南。使不迷於所往。庶不至自誤以誤人耳。

答宋藩司

弟質本甚愚。學無所就。迂拙之性。久矣不合時宜。於庚寅春到任。未及數月。見世態不佳。人心陷溺。直道而行。輒有窒礙。已浩然有歸志。而二三友朋。猶有以行道濟時稍展所學相勸勉。予豈不知聖恩之當報。民隱之當恤。特以才與世疏。用與時違。理之所是。事之所可。我以爲當行也。而人或以爲不當行。理之所非。事之所否。我以爲不當行也。而人或以爲當行。旣不能同寅協恭。以慰聖懷。又不敢同惡相濟。以虐蒼生。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尙可眷戀依違。虛受朝廷之爵祿哉。又歷數月。其志益決。因以病乞休。方謂從此以往。得以優游家園。與一二知己共相講論。以終素業。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蓋進旣不能行其道。退或可以充所學。厭飫乎詩書之府。涵泳於仁義之途。談古論今。著書立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亦可不負區區之志耳。不謂重蒙聖恩。溫旨諭留。雖欲歸臥林間而不可得。顧皇上之愛我方切。人之忌我愈深。百計千方。陰圖謀害。然而弟所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如是而已。時之難易。勢之利鈍。又何問焉。蘇東坡曰。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科場一案。亦以正論不泯。公道難容。而有此一舉。豈期勢焰愈橫。狂飈益厲。卽平日所稱錚錚有聲者。而亦立脚不住矣。夜因感一夢。云。試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後

歷歷驗之。竟無有敢主持公道者。時勢至此。良可浩歎。今欣逢皇皇聖明。儻得不爲伊所中傷。已屬厚幸。然而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尙未知終當如何耳。若猶妄想欲以無柅之舟。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之中。多見其不知量也。從來聖賢處事。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利害所不暇計也。弟之所守者此耳。不知老親家以爲然否。

與冉永光檢討

世之宦遊者。比比皆是也。而衣食之資。日用之費。取給於家鄉者。惟弟與老先生兩人。今老先生已高臥東山。田園自樂。因念及官愈高而費愈繁。弟將何以支撐。何其愛我深而念我切也。此等苦况。惟弟知之。弟並不敢向人言之。亦惟老先生知之。因而代爲弟慮之也。弟於四十九年莅蘇。數月。見費用甚多。而毫無所出。事務紛冗。而勢處甚難。兼以心力既竭。精神衰邁。因而有告病之舉。又蒙聖主溫旨諭留。君恩愈厚。圖報愈難。豈期遷延至今。遂遇科場一案。既不能隨人俯仰。又不能乞休旋里。一時之士氣莫伸。萬世之是非莫正。不得已而爲此舉。而小人百計陷害。將來不知作何究竟。然將行將廢。自有天命。豈可以死生禍福移易其心哉。弟之可以自信。并可以對吾良友者。惟此而已。惟老先生更有以進而教之。曷勝幸甚。

答冉永光檢討

接讀諸大刻。如獲百朋。老先生衛道苦心。發明聖賢宗旨。使後學開卷了然。指南之功。莫此爲大。是紫陽

集諸儒之大成。而老先生又爲紫陽功臣矣。欣羨欣羨。弟前札敦請駕臨冰署者。非敢妄邀也。緣弟素聆大教。希志聖賢。奈聞道日淺。學問迂疏。思得大賢晨夕講貫。則是非得失有所諮諏。且夙蒙老先生情意懇摯。必不以弟爲不足教而棄之也。儻再得如請見書院聚首談心。使弟觀摩切磋有所矜式。或不至垂老無成耳。不圖玉體違和。復有陽春之訂。真令人喜憾交并。來翰云講道論文。是誠私心所冀。若曰善政可聞。則弟愧滋甚。儒者立身。出則堯舜君民。敷揚治化。否則修明道統。閑邪崇正。以啓後人。老先生急流勇退。林下優游。數十年著書立說。四方從游日衆。吾道可謂不孤。昔孔氏之徒三千。而斯道賴以昭著。朱子門下知名之士。如黃陳蔡劉輩亦不下數十餘人。故其著述最富。問答最多。而理學因之大明。然則天下第一等樂事。老先生實有之。若弟碌碌庸才。猥叨重任。兼以吳疆繁劇。清理實難。上負君恩。下失民望。而謬推善政。毋乃非知己之言乎。再懇者。前呈劄記一帙。冠以困學二字。見弟資質愚鈍。不敢自棄。而勤以自勉。謹就正有道。刪其所未當。啓其所未及。端所望於老先生者也。未知已邀斧削否。其五經詳說。願望校定攜來。一正弟從前紕繆。埽埴鵠立。耑候行旌。臨楮曷勝翹溯。

與冉永光檢討

前者接讀來教。得悉老先生道履綏吉。精神強固。慰甚慰甚。併聞學徒益衆。考道論德者戶外之屨常滿。老先生以引進後學爲懷。激厲裁抑之餘。當必有負荷斯道者出焉。誠吾黨之光也。可勝健羨。愧弟風塵。

恆冀得一二同志之士往復辨難。互相切磋。以歸於至是。而可與商榷者絕少。初擬京師人才輻輳之地。當不乏潛修篤行之儒。所望相與有成。從此學術歸一。登高而呼。勢良便也。詎意晉接多人。好尙殊軌。鮮不以此事爲迂闊。間或不溺於儕俗。則又儒釋混淆。源流派別。茫然莫辨。其不至倡爲詖淫邪遁之詞。以簧鼓當世者幾希。弟又豈能以一人之力與之數數爭論乎。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昔聖哲賢所深懼也。弟所學與世齟齬若此。以視老先生之引翼後學。英才畢集。如黃陳李蔡輩盡出朱子之門。得无私心切慕。視爲人生第一樂事乎哉。異日儻得遂林泉之願。飫領誨益。并與諸君子晨夕過從。各出所懷。以相砥礪。或者尙有進境。弟生平之志願足矣。意所欲言。筆難縷述。伏乞時賜德音。輔其不逮。幸甚幸甚。

答黎寧光

僕莅吳逾載。無所豎立。實深逋負之虞。然中心輾轉。欲去則時勢萬難。欲留則一籌莫展。以封疆重寄。而俯仰於一步一趨間。雖矯矯自好者。猶不屑爲。矧我輩讀聖賢書而甘此隱忍乎。關切如年兄。固宜一再相示。籌所以處此也。書中所云耳目有寄。手足有託。僕未嘗不寄之託之。無如此地屬員。倚爲耳目者多。聾瞶倚爲手足者實痿痺。人固未必盡不肖。似乎有迫而爲不肖者。僕之所優異皆人之所掩抑。僕之所擯斥又卽人之所褒嘉。是亦何道而措置之能宜乎。且僕之所患者。正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無不明。而物豈有遁情。誠則無不格。而物豈有梗化耶。夫大江南北。以一舉一動爲安危治忽之機。僕嘗日夜圖度。願彼同舟共濟者。曾未動彈。而先已掣肘。計此時待盡之黔首。惟有寬一分俾受一分之惠。雖曰

所濟無幾。猶愈於剝之削之之不已也。望年兄再爲僕籌之。相益當非淺鮮。率復。

與湯素一

曩者僕與年兄在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敬業樂羣。依依若前日事。憶永光冉先生云。我輩今日聚首一堂。把臂談心。人生快事。莫過於此。但恐我等姓名一旦或爲君相所知。異時便有不能自由之勢。何期一時之言。竟爲今日之左券乎。僕以不合時務之人。處萬難有爲之時。既有不得不出之勢。而又有不能自止之情。古人所謂難進者而僕偏值其易。古人所謂易退者而今又適逢其難。何僕所遇之蹇。以至於此也。近屢聞年兄留心聖賢之學。心竊慕之。然僕之從事於此。亦有年矣。但才不及人。學無所就。碌碌窮年。幾至廢墜。皆以未信而仕。學無原本。仕亦安能有所建樹。所以世路崎嶇。動輒得咎。僕之將來。亦不知作何究竟耳。然所可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仰不愧而俯不怍。如斯而已。自於吉凶禍福。惟聽天之所命。其奈之何哉。年兄今有意於聖賢之學。亦既脫去舉業。從此沈潛程朱諸大儒之書。由流溯源。自洛閩直達洙泗。所造正不可限量。僕異日且瞠乎在後。未可知也。曷勝欣羨。伏惟精進勿懈。爲禱。儻有所得。幸毋吝示。草復不備。

答江西某鹽道

斯文正宗四卷。領到。并讀中丞王年兄序文跋語。昌言辨道。深切著明。陽明另祠。極爲允當。江右爲前賢講學名區。近聞士子嚮道者多。此皆老世兄與中丞加意振興。其爲人心風俗計。非小補也。卽以政事經

濟言之亦莫大乎是矣。前後掘刻。當次第檢發。至於廷中推舉。必爲公論所歸。加以素心確見。不容有毫髮私意也。惟望老世兄爲國自愛。夙夜慎持。斯爲吾道之光矣。

與友人

來教云。弟以先生爲周旋世務。謂指人情往來乎。然而弟之所言者。初非指人情往來也。若謂人情往來。令弟年兄儘可周旋矣。豈必先生親到而後爲先生之應酬乎。弟以爲凡有在人面前討好之意。皆周旋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非必脅肩諂笑而後爲巧令也。凡與人接物。略有一毫委曲順適之意。皆周旋也。皆近於巧令也。古人云。王道平平。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大約弟之病在令人怒。而先生之病在令人喜。弟既不能令人之不怒。而乃欲先生之不令人喜。亦見其難矣。但向外工夫減一分。則向內工夫增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且詩文固亦學者之事。而有求工之心。亦足爲累。亦是周旋之一端。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樂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卽如屈宋賈馬。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識仁。卽如程朱。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惜其力之不加乎此耳。弟固敢以是爲先生望也。來教又云。必待學之旣成。而後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非必學未成而遂可自詡爲道學也。予謂道學二字亦甚平常。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凡非道之事。必不敢學也。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遂以爲道學而譏之笑之。非真能見其爲道學而尊之也。若未嘗學問。而誇於人曰。吾道學也。此天下之至愚也。僭也。妄也。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固不可。避道學之名。而不求其實。更不可。

若所謂學既成而後一家一國非之而不顧。則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何有於我哉。亦何時爲學成之日哉。必待學成而後非之而不顧。則當學未成之日。一鄉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早有退而自阻者矣。又何能成其學也哉。

與友人

年長兄先生來教云。先讀四書五經。再參以諸儒語錄。卽此足見先生以古聖賢自期待。而不肯苟同於流俗。弟已仰止久矣。然其中猶不能無疑。夫先讀四書五經。誠是矣。但諸儒語錄。則不容於無辨正。未可強而同之也。先生所謂諸儒語錄者。指薛胡之語錄乎。抑指陳王之語錄乎。若讀書錄。居業錄。誠可讀也。豈傳習錄亦可讀乎。陽明之學。羅整庵先生已辨之。陳清瀾、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又辨之。其不可爲其所誤。明矣。弟往見歸德陸別駕。曾刻傳習錄。而陸稼書先生見田梁紫先生札中。偶及陽明之學。其答陳子萬書曰。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又述田先生來札云。今日沈疴。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圖人知。予觀田先生似亦非主持陽明者。其言於本分。當知上討論。非朱子所謂窮理以致其知乎。於本分。當行上勇爲。非朱子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乎。是田先生亦朱子之學。而非陽明之學也。或偶以陽明爲前輩。而不欲輕議之。此亦忠厚長者之道。而稼書似以中州之人。皆爲主持陽明之人。不無太過。然推稼書先生之心。初非有他也。不過以正學不明。大道久晦。欲尊程朱。黜陽明。使天下已讀陽明之書者。不至迷溺其中。而不返。而未讀陽明之書者。亦不至誤。

入其中而不覺。此亦稼書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相隔千里。不知先生所讀語錄爲誰氏之書。但學術不可以無辨。故敢爲先生陳之。愚意欲先生五經四書而外。先讀小學近思錄。朱子文集。語錄。及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而後漸讀諸儒之語錄。庶有以辨同異而定取舍。若不先讀諸書。而汎觀先儒之語錄。則美惡雜陳。是非混淆。我之趨向能粹然一出於正乎。吾恐五色迷目。其不爲其所惑者。鮮矣。

正誼堂續集卷之六

記

請見書院記

吾邑舊有飲泉書院。蓋因孔子飲泉遠蹟。而構椽於此。以紀其勝。一邑之士。得以時講習焉。自明中葉。迄於國初。聞人學士。傑出乎其中者。實繁有徒。余髫髻時。往遊其地。私心竊慕。低徊不忍去。亡何。邑令某議欲毀之。余聞而駭。以爲聞有建書院者矣。未聞有毀書院者也。聞邑紳士欲出一言沮之。卒畏其嚴厲。相顧不敢發。而書院竟毀。令亦尋卒。余嘗有志興復。限於力。事遂已。歲壬申。余補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得與太史永光冉先生晨夕過從。交相淬厲。先生故大儒。久有倡明絕學。興起後賢之志。每言及書院事。輒爲愆憑。余欣然應命。終以羈於官。弗獲從事。甲戌。改授中書科中書。尋於季冬丁外艱。奉旨歸葬。次年春。扶櫬旋里。以大事未舉。無暇旁及。至丁丑冬。營葬畢。方欲鳩工庀材。又念舊址爲官地。私造非宜。乃於請見亭西置田二十畝。爲之基址。旋請命於邑令王公。而改作焉。今年二月。講堂及大門落成。餘亦漸次整理。顏之曰請見書院。今而後。諸君子可以朝斯夕斯。如良工之入肆。以成其器矣。余因之有感焉。夫世風日降。士人自束髮授書以後。富貴利達之念。卽已浸淫盤結於胸。牢不可拔。於是日營營於進取之途。冀得

一當以快吾志。而於考道論德無聞焉。閒與一二搢紳先生綢繆款曲。無非廣爲聲援。資其標榜。至於天人理數之微。治亂興衰之故。概茫乎未有得。以視封人之隱於下吏。等軒冕若塗泥。而獨於大聖人之戾止。求一望見顏色。卽能決其爲上天所生。以撥亂反正之人。不必請業請益。已若生平得所依歸者。其望道之切。見道之真。夫豈今之儒衣儒冠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吾願學者之登斯堂。入斯室。顧名思義。羹牆往哲。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淪於俗學。不溺於異端。處則爲幽獨不愧之身。出則爲家國有用之士。今雖去聖已遠。不獲一親炙其休風。而行誼若此。是亦聖人之徒也。又何富貴利達之足云。余因紀興作之始末。而并述所期望於諸君子者如此。若夫維持風教。推獎英才。樂今日之有成。防他年之廢墜。俾得繼飲泉舊業。永垂不朽。則當事賢大夫之責也。余何有焉。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小成而大成。教化行而風俗美。率是道也。建陽崇政里爲先儒黃勉齋先生居址。先生思道脈之傳。非學無以垂後。因於蓋口禾場坪桐歷之地。畫基設塾。具廟學制度。諸生以時拜謁。朝講貫而夕橫經。亦昉諸古者家有塾之意。相勵於有成乎。明萬歷閒。充拓基址。殿閣崇邃。承先生志。且旁立先生祠以報功焉。越自國朝人文蔚起。重加鼎新。惟是甲寅兵燹之餘。凋殘漸久。復見摧圯。里中紳士恐其因此而絃誦輟響也。急爲鳩工而重葺之。門觀宮廬。肅然清密。諸如修器用。備享獻。以至圖史之藏。几席之設。漸次可觀。經始於年月日。迄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祖志等十人。不

辭跋涉。詣余請曰。事關盛典。幸給區撰文。以光俎豆。以榮鄉塾。而因更請其所以爲學者。意良殷也。余惟文公有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夫其所以道無殊。而學有異。抑獨何歟。蓋道原於天命之性。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勉齋所謂五典者。天敘之常禮。人道之大端也。是以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實自有天地以來。無極二五真精妙合。因之氣化形生。五性感動。而親、義、別、序、信之道寓焉。故曰。道無古今也。獨是古之學者。藏修遊息之地。學其所事。日用飲食之間。事其所學。用能開發聰明。成就德業。今但曰記誦訓詁。組織文章而已。縱日讀書於學校庠塾之下。而措諸事爲。終身惘惘。迄無一得。卒至日趨卑陋。莫能知所興起也。學有今古。不其然乎。余莅閩。甫下車。輒搜輯先賢先儒遺集。表章正學。爲兢競而常恐不得當也。念建邑居閩上游。同峯毓秀。文肅之澤猶存。考亭之範伊邇。道之所以明。所以行。將於諸生乎有賴焉。故特爲諸生勉者。惟在痛革夙習。反求身心。體前代立學之意。切莫牆如在之思。於先聖先賢及諸儒前後發明之書。默識心融。相觀而善。見諸言必期措諸行。毋徒記誦剽掠。爲科舉之學。膠滯胸中。夫然後經明行修。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今之學猶古之學。教化之行。風俗之美。將由乎是。是則俎豆有光。鄉塾大有榮施也。爰記其作興前後之由。顏其額曰正學書院。並推明先儒之說。詔示諸生。而志石於其廡。以俟云。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秦漢以來。道之所以不泯。人心者。賴有數人焉。守先聖之傳。以待後之學者。故生而人景行之。歿而人尸

祝之。縣延今古立祠宇。寄瞻依。豈徒襲尊崇之故事哉。文公朱夫子。閩產也。羽翼經書。闡明濂洛。接鄒魯之緒。集羣儒之成。其所以流衍道脈。垂範後人者。厥功鉅矣。建寧居八閩上游。山川淑清。人物秀靈。文公雅愛之。嘗讀書考亭。及武夷精舍。多有遺蹟。又考之志乘。壽寧向卽政和地。文公之先塋在焉。杖履往來。留題石刻。亙古如新。得非其靈爽所憑依歟。今所在設立賢祠。與人瞻仰。而壽邑缺如。其於仰止前賢。追慕無已之意。未有當也。屬員訓導童曰鼎。具詳申請。以城南四宜樓改建紫陽閣。偕邑諸生鳩工庀材。葺修完密。乞余文以誌之。余惟今之司教者。名爲師嚴道尊。模範多士。實則不過奉行故事。取具文書足矣。茲以一介寒氈。留心斯道。能於數楹舊貫之地。寓崇奉先儒之誠。事可嘉也。抑余之爲邑諸生期者。寧惟是崇奉而已也。蓋自世儒溺於詞章之習。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過掇拾浮華。以爲弋取科名計。舍此無他務焉。豈知先儒之學。固以求爲聖賢。其理不外乎身心性命。其事不離乎日用人倫。而其教人之方。又皆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精實。使天不生文公。則無以集諸儒之成。而孔孟之道幾乎息矣。爾諸生朝夕來斯閣也。盍亦取其所爲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者。一一而步趨之乎。亦更取其所謂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者。一一而體驗之乎。吾不敢謂十室之邑。不有忠信。遵茲以往。橫經講貫。無怠無荒。他日經明行修。俾先儒授受之源流。表章不墜。卽此其基矣。雖然。鼓士氣者。學官責也。亦有司事也。尙其量加優恤。用示鼓舞。謁文公之祠。卽本文公之教。以教之。彬彬然處能有守而出。可有爲也。是余之望也。夫爰書此而畀之。以勒諸石。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道待人而行。亦待人而明。人數百年而一生。亦千餘歲而閒出。故天未喪斯文。則必於縣縣延延不絕如綫之會。爲之鍾靈孕異。挺生大賢。其道可以光日月。章雲漢。其學可以障百川。迴狂瀾。其守先待後。可以擬泰山之重。而北斗之尊。蓋自孔孟云亡。越秦迄漢。微言大義。侵蝕晦冥。墜緒茫茫。曾未聞起而紹續之者。獨至有唐而崇正學。斥異端。振衰式靡。俾文人學士。知性道之所由來。則有如昌黎伯文公其人。也。公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宋儒程子謂。公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言所傳者。果何事也。公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而先儒亦謂。公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道不到。然則千載而下。君相師儒之所以遞傳。自公發之。所謂見知聞知之統。其源流之不沒如一日也。公之啓佑後學。厥功偉矣。夫古者。生有功德於人。歿則宜祭於社。抑或仕宦所經。追思遺澤。亦往往廟食無缺。況以公之賢。表章絕學於百世之上。而又爲公裔孫者。敬承無斁。不忘其先。專祠之設。烏可以已哉。按。公十一世孫諱文通者。元至正閒。從征滇南。死於王事。廕其子爲南京羽林衛千戶。改任河南彰德衛。又改任蘇州衛。因家於蘇。越數傳。子姓繁衍。聚族而居。今吳邑臥龍街西上韓家巷是也。先是。邑諸生良臣。於康熙三十六年。卽其始遷祖遺宅。改爲文公祠。役未就而歿。至康熙四十七年。其子謙益。成父志。爰請當事。改建今祠。編入祀典。仍乞余文敘建祠始末。醵諸豐碑。余惟垂裕後昆者。宗祖之澤也。孝思不匱者。仁人

之心也。而其身雖往，其道尙存，沒世而不能忘者，又天下人公共之理也。嘗讀公原性、原道，及佛骨表諸篇，崇正闢邪，不遺餘力，實爲後儒之從事聖學者開其先。由今論之，當公之時，吾道之秦蕪已久，欲殫精萃神，旁搜遠紹，於殘編斷簡中而學爲文章，以求見道，如公之毅然自任，不隨時俗爲步趨，而卒能爲千百年來我道干城者，蓋其難矣。以視後之大儒輩出，聖道昌明，有志者尙易爲力也，不相去遠哉。謙益、吳之名諸生也，橫渠曰：子孫才族將大，此事之必然，氣機之早兆者，生毋徒曰：世守先祀已也。行當與其族之人立志自強，希賢希聖，繩祖父而光大之，則今之姑蘇與昔之昌黎同不朽也。蓋惟有以盡夫天下人公共之理，而宗祖之垂裕、仁人之孝思，兩無遺憾，俾熾俾昌，永久勿替，吾爲此日之祠卜之矣。生方憂夫繼此之難保，以無虞也，爰爲敘述先德，而並書所由保世之道，勒諸石以觀其後焉。

傳

羅整庵傳

羅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愨，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登弘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嘗與一老僧語，取禪家證道歌讀之，以爲至奇至妙。後讀濂洛關閩諸儒語錄，喟然歎曰：昔兩程、張、朱皆嘗學佛，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予豈可沈

五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是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先生力爲振刷，士風丕變。正德三年，忤閣瑾奪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愚忠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晉太常卿。十年，晉南吏部右侍郎。嘉靖元年，陞南吏部尙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遂丁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尙書。疏辭不允，改吏部尙書。力辭致仕，許之。時東粵陳白沙談學，有致虛立本之說。越中王陽明有致良知之說。學者從風而靡。先生一尊二程朱子，以上遡孔孟之傳。又於佛書求其旨歸，辭而闕之。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又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而深之不能極，極之不能研。又曰：王湛二子所以安於禪學者，只謂尋箇理字不著。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物事上怎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以此知陽明不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見理字。蓋當時之士，多宗禪釋。程朱之學幾晦。先生卓然爲狂瀾砥柱，著書凡數千言，有困知記、前後凡六卷。詩文存稿二十卷。方屬疾，自作誌略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著困知記，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云。越九日卒。時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冉蟬庵傳

君姓冉，諱觀祖，字永光，號蟬庵。先賢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

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卽能沈潛服習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會城自明季經河水淹沒校士場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并諸大家文集遂不應試歸發所購書讀之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鉤纂考辨益精博汶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業至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自後浮沈幾三十年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盛稱來易四川來知德者姚江餘派創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瞭然知所去取小戴記禮叢雜而鄭學尤不純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科郡縣交推君開府遲君一見卽入告君不往事遂寢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真名士矣諭德耿公逸庵葺嵩陽書院延君主講席君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理欲之辨衆皆悚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冊給示學者每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遊巖磧薄暮而歸君平日於陽明持論頗恕至是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

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詩賦。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數學之事。既退。掌院學士傳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人。皆闈修之士。秋。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霽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敕贈。君捧之而泣。曰。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焚黃禮。余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會儀封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事。君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絡。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嚮道者日益衆。君於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嚴。假滿。補原官。爲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爲晚成。而遂初之賦。則加速。士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經。大學士安溪李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爲纂修。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上諭。河南冉覲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士田。以君爲矜式。君以疾辭。疾屢發屢癒。遂不起。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早亡。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德。學使者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君娶梁氏。郟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逮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如禮。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歿。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無內顧憂者。孺人力也。子四人。誥衍。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謠

衡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詮衡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纂輯寢食萬卷中晚自號蟬庵被服雅素苞苴竿牘至門必委婉以卻之閣學巢寄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流連信宿出兼金爲贈固辭不受於寄齋賢者尙如此他可知矣

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討遭遇右文之世侍從禁林顧問優渥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其貽訓於家子孫皆世其業士大夫尤稱道不絕也

文學華理奇偕配孺人合傳

余於己丑臘移撫三吳越明年之任錫邑華生希閔來謁晉接周旋規言矩行知其家學淵源非復世俗詞章訓詁馳逐聲華者比又明年夏華生將之官涇邑則持其父理奇君所自撰墓誌銘並生述略造余垂涕洟言曰希閔不肖弗克負荷先業顧惟先人志事卓然可表見而非得長者一言恐終爾湮沒末由示後人敢請爲傳以貽子孫余惟古之大儒有開必先昔程大中公假倅南安賞識濂溪於僚吏之中稱其爲學知道者而朱韋齋先生與延平同學於豫章聞伊洛夫子之教後卒成就其子文公成儒宗然則洛閩之源流所自其得於庭訓爲不可沒矣今觀理奇之自誌曰家罕藏書獨喜觀先達格言晚尤好薛文清讀書錄是其家庭所講貫必奉大儒爲準繩非獨爲鄉黨自好之善人而已因本誌銘略述之語而次之曰君名汝修字理奇系出南齊旌表孝子諱寶無錫人孝子二十一傳至宋承事諱原泉公中閒嘗

遷汴至原泉。又自汴遷邑之隆亭。是爲第一世祖。又十有四傳。至邑廩生。封驃騎將軍。錦衣衛僉事。坦庵公。始遷居城南。又五傳。至郡庠鄉飲賓。靜育公。實生君。君性至孝。自成童時。卽能先意承志。得父母歡。比長。補邑諸生。數奇。屢躋棘闈。輒棄去。先是。君五世祖海月公。捐田租千石爲義莊。義塾。以贍族人。越至數代。猶守其遺訓。輕財好施。不事生產。以故家中落。君念厥考授經於外。母紡績自給。慨然傷無以爲養。於是習勞茹苦。以事親治生爲務。而二尊人亦得積其畊田。繼續之。廩相與立家室。垂堂構。家隆隆起。嗣二親繼歿。公則哭踊毀瘠。竭誠盡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蓋自始至終。生養死葬。鮮不由禮。故厥考臨終前。一日口占。有子孝孫慈之句。蓋實錄也。君一生克勤小物。內行甚謹。事諸父如父。撫諸姪如子。遇先人諱日。素衣蔬食。不出戶庭。歲祀祭先儀節。悉本朱子家禮。而參考手定之。居恆或外出。當經宿而返者。必謁祠而後行。歸亦先至祖祠一揖而後入室。馭子女。咸獲。不肅而嚴。賓朋燕會。應酬雜遝。雖甚歡。未嘗有譁笑聲。人接之。溫溫而易。及久與之居。凜乎不可褻狎。嗚呼。非有得於道而能如是歟。君先世有孝子祠。在惠山之麓。迄今千二百年。廟貌儼然。蒸嘗勿替。舊所置田。歲久多致侵蝕。君捐二十畝充爲祠業。又本支諸祠墓。仍割田四十畝以供祭祀。而於宗族嫻親之無告者。則另捐田若干畝。寒助之衣。飢助之粟。死喪助之棺。俾子孫不得衣食其中。各立之簿。召司祭者及宗黨而籍記之。嗚呼。世教不修。人之自私自利者。惟是汲汲爲子孫計。至報本先人。賑恤嫻族。則恆漠然不加之意。求如君者。百不一二觀。而君於邑中義舉。如同善育嬰善澤諸會。暨掩骼賑飢。率首先捐貲爲邑人倡。數十年不倦。其刻意力行如是。而猶欲然

自謂生平無可稱述。身後勿請名賢誌墓。以重吾過。是其心固不欲表暴以干時譽者。然在樂道人善之君子。烏得不亟表之。以爲世之敦本率俗者勸也。君二子長卽希閔。次曰希閔。皆能讀父書。承先志。而希閔方司訓涇邑。余嘗慨道之不明。學之不講者。由師友之道不立也。希閔誠本文清公讀書錄。與其徒講明而力行之。俾一邑之士無戾乎孔孟以來遞傳之道。風教蒸蒸日進於古。於以循流溯源。推本所自。生之光大先業者。其在斯乎。君配黃氏。爲邑庠生兆聖公女。年十五于歸。能持婦道。事翁姑。婉婉柔順。不妬不忌。疾且革。問所欲言。惟曰。願汝讀書。做正人。瞑目地下矣。是皆可志者。余因撫其大概。而合爲之傳。贊曰。溫恭自持。維德之基。夙興夜寐。奮發有爲。事親敬祖。大本無虧。心存利物。道足濟時。生不求名。名亦歸之。闡然君子。卓爾芳儀。厥有邦媛。眉案相隨。

正誼堂續集卷之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尙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遺表奏聞。奉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永。將扶櫬南還。衰經踵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爲文章。宗匠爲喬木。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爲詳。又忝任秩宗。與聞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衰。銘公爲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尙書。曾祖妣沈氏。贈一品夫人。祖典。本生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曾祖同。祖妣胡氏。本生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廓。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尙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廓。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球。以從孫爲子。故事。撫公爲子。公長身玉立。廣額疏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目數行下。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公承顏侍。

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瑯琊公。諱頊齡。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薛澱公。諱九齡。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尋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本生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卽具疏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特旨卽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哭文皇后梓宮。及叩辭。召入禁廷慰問。卽旋里守制。己巳春。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埽迹。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本生父艱。甲戌八月。奉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亥春。復扈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京祝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特旨召還朝。爲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爲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雅高華。爲文章鉅手。公兄弟濡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

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爲文章。爲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楊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盛姬妾。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祕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問。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捏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真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違悖聖經。卽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黨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覺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僕從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衆輒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尙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仁皇帝知公持正。駁駁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申飭駐防疏。略云。各省要地。分該滿

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強民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佔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民婦。或謊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紮詐。種種爲害。所在時有。如西安、荊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於春初放牧。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徧落。所至騷騷。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縱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橐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註人員有疏。糾溺職撫臣有疏。請移調閩海提臣有疏。請激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詆誹。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上又敕諭保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賴聖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廟謨。殫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俱褫職留任。同事者以墨敗。公矚然不滓。尋議敘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御覽。奉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爲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遠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薦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闡諸家之論說。書成進御。繼奉省方盛典之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

公虛衷商酌，編摩詳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考之萬一。旋奉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稿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留館考定成書，即蒙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仁皇帝賓天，隆冬舉哀三月，叩送梓宮，追感號慕。五月，躬叩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策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公孝友出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賓至如歸。後門寒素，片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弄。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爲老大臣。每有宣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頒賚，並同閣臣。前後錫予便蕃，載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稿二冊，文稿六十卷，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夫人，晉封一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嘉興府知府若遺公女，夫人讀詩書，明大義，能盡婦道。慈愛二子，無異所生。治家井井有法。子二：長圖煒，生母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加一級，娶蔣氏，河南提學副使莘田公女。次圖永，生母沈孺人，丁酉科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適廣西全州知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興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脩姚先公女；興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厓公女；興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興仁，興讓。

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毓秀。次字國學生高岱。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墀。次未字。俱圖煒出。公既奉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顏訓柳誠。承義方。五雲唱第。聲譽翔。青藜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異端左道。何披猖。縉紳煽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說殄滅。正學光。帝鑒精白。需贊襄。金掌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籌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鷹隼肆力。公退藏。逍遙獨樂。與世忘。繹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翼廟廊。山龍藻火。繡舜裳。臺符宸職。聯雁行。生徒問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悴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峯鬱鬱。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識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陸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傅淑人墓誌銘

予撫閩時。振興學校。於省會。剏立鼇峯書院。擇八郡之有德誼者聚其中。講濂洛關閩之學。閩之人及一二好賢有司。咸以何子維嶽名爲予言。且稱其祖父。舊德碩望。學有淵源。予亟招之。適何子負米入粵。未歸也。戊子秋。何子既舉於鄉。將上公車。始縕袍謁予。其明年罷歸。從子請業。未幾。遽辭去。察其色。若有汲汲不自寧者。及予調撫江蘇。復以書招之。何子至。則又遽欲辭去。詰之曰。維嶽祖若父謝世久。貧不能襄葬事。雖然。下兆之心。一夕不敢忘也。於是出其大父紫屏公狀。長跪請曰。昔曾子固爲其先人求傳於歐

陽公謂惟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足永其傳。今維嶽不揣欲邀長者一言。僂力所及爲當先厝吾祖。將藉爲泉壤光焉。予惟何氏簪纓相望。維嶽祖若父官皆不卑。而一貧至此。其爲清白子孫可知也。因感范忠宣於曼卿故事。捐俸成之。而爲之誌。公諱運亮。字忠寅。紫屏其別號也。先爲吾中州固始人。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八大姓。何卽其一。居於泉之晉江。世有好德稱。遠不具載。至學博。作庵公雅。以聖賢教家。生屏臺公。仕至廷尉。與其母弟大司空理學名臣鏡山先生並著清節。屏臺公生封中大夫。禔屏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神姿溫肅。氣宇淵深。鏡山公早器重之。嘗顧謂禔屏公。吾姪有子。崇禎壬午。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授粵東海康令。甫下車。卽詢民所疾苦。凡弊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次第舉行。而廉潔清敏。治尙寬厚。不事煩苛。尋調南海令。南海爲粵東首邑。煩劇百倍海康。公一以治海康者治南海。循聲蔚起。行取授工科給事中。例陞粵東廉憲。督理鹽政。無何。晉問卿。理鹽政如故。鹽法舊有多斤溢引之罰。牙吏得藉是爲奸。公至則逐其老而且猾者。一切舊例及諸不便商者。悉除去之。當是時。軍興旁午。公爲籌畫處置。豫貯穀數萬石以資飛輓。事聞於朝。晉階一級。不數月。太淑人卒於家。公退讀禮於五羊城外。迨國已非。戢影荒郊。與遺世諸先達共結詩社。時或擊筑浩歌。吞聲痛哭。誠嗣君曰。我卽死。當如唐梁震書我碑。騎箕之日。家人具袍笏曰。吾將謁先帝於地下。三十載遺臣。今願畢矣。嗚呼。仕則忠於其君。公之大節如此。方太淑人之訃至。商民遮道留公。公固請終制。疏凡三上。始得俞旨。猶以不及視含殮。終身若抱沈疴。祝天減算。以延禔屏公遐齡。禔屏公旣壽終。哀毀骨立。無異孺慕。嗚呼。處則孝於其親。公之大節又如此。公惟篤友于。

撫視猶子。真切懇摯。異於尋常。公守廉吏家聲。薄田不及頃。而宗族戚黨。挾所願來者。公必勉應之。力或不能。恆抱歉終日。公林居二十餘年。未嘗以辭色少加於鄉黨。或有非禮相加者。處之若忘。卽子弟有不率者。亦必從容稱述先德。引之於道。自王公大人下逮庸夫牧豎。莫不以公爲忠厚長者。每相語。必曰。是誠好德。公旣克敦大節。而其睦於族黨鄰里。又如此。公之教子弟也。不專尙嚴。要於敦倫明理爲主。嘗書養身讀書四字授冢君曰。此而祖以勸我者。今以示汝。汝其省徵逐。慎喜怒。毋過炫聰明。毋少劇思慮。全眞守璞。是謂養身。虛其心。靜其氣。定其識。堅其力。窺聖賢之閫奧。會書史之指歸。處有守而出有爲。是謂讀書。見冢君領省解。勉之曰。第一人科名易。第一人品格難。毋汎汎隨俗步趨也。公天資英敏。目數行下。博覽羣書。而於詩律尤工。所著有某草。予雖未及詳讀公書。然觀其大節不苟。凡居官居家居鄉。溫厚端凝。道氣盎然。必有如朱子所言。實於此學上下得工夫者。而冢君有名石渠金馬間。次皆經明才茂。冢孫又知卓然向道。不徒爲科舉之習。則公之所以貽謀者遠。而其家學傳授。誠非無所本也。公配淑人傅氏。癸酉鄉進士。郡守積庵公。諱元禎之女也。年十九歸公。時公方肆力於學。淑人輒紡績相助。率漏下三鼓乃罷。公筮仕海康。以國事倥偬。淑人奉太淑人歸鄉。太淑人病篤。淑人躬親湯藥。衣不解帶。雖澣滌賤役。不以委任婢妾。視屏公耄年得疾。淑人鬻簪珥爲養。奉起居無敢怠。凡公之所以盡瘁於國而無虧子職者。淑人有以相之也。淑人天性溫厚。撫側室之子無異己生。蓋有樛木螽斯之化焉。當其逮事太淑人。寸鐵尺帛不入私橐。及太淑人棄世。家政又一歸之冢姒。其退讓出於天性。而孝敬誠樸。克勤克儉。閭里談

女範者必舉以爲法。公丈夫子五人。長龍文。己酉解元。戊辰會魁。辛未。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傳淑人出。次云云。公生於萬歷乙卯年二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乙卯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淑人生於萬歷丙辰年正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今維嶽之歸營公穴也。尙其體公平生清白之意。貧無厚葬。是亦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以爲教者也。并豫爲銘以授之。銘曰。

人之行己。勿庸匪奇。忠孝大節。所不可虧。繫維我公。丁時之艱。盡瘁於國。厥親在焉。公旣盡孝。亦復盡忠。荆棘銅駝。遺悲無窮。允矣佳城。鬱乎芊芊。公之風流。與時偕綿。爰告我公。公有哲嗣。公應有知。驟然而喜。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君諱琦。字奇玉。歸德府虞城縣人。世爲中州名族。以儒業著稱。君之曾祖朝選。祖世坤。皆隱居不仕。父騰龍。明季高材生。時以流寇充斥。不復事進取。生四子。君最長。穎悟好讀書。與仲弟珽同受知於劉學使。叔季亦能文。兄弟自相砥礪。名日益高。而君久患瘡疖。不能束縛就場屋。專以治家養親爲事。其先文學喜稱說古今。窮源竟委。人以他議間之。意輒不怡。君窺見旨趣。務順適其志。或遇抑鬱時。則率諸孫環侍。請講論經史。及小學諸書。徐進酒肴。引滿極歡而罷。母壽八十餘。病臥床褥。親嘗藥餌。衣不解帶者逾年。蓋終其身抱嬰兒之慕焉。女兄弟六人。于歸之後。存卹備至。凡衣飾之用。瓜果之供。饋問周流無間。嘗語子弟曰。母之愛女至矣。吾體親心。應如是也。仲叔兩弟早世。撫猶子如己出。後皆蔚然成佳士。其於姻黨族屬。助卹甚篤。有中表某。值歲不登。以田求售。君給其值之半。以其券還之。御奴僕有恩意。有王某者。所爲

不法。其家在鄰郡。給之資。善遣之。後入闖寇中。某年。闖寇屠城。有介冑者馳至。懸弓矢於門。賊黨不復入。於時。虞邑被虔劉。而君家獨完。介冑者跪自陳。乃曩日善遣之王某也。其訓諸子曰。有課。月有程。於忠孝大義。提命尤加深切。戊午。長子舉賢書。君不加色喜。且勸以遠大。及爲利津令。歲大祲。君遣人馳告曰。每見有司。匿災不報。急催科而利羨餘。是擠人於溝壑而奪其金也。擠一人且不可。況一邑之民乎。利津繪圖請命。發倉賑濟。民免流亡。君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子士貞貴。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配劉氏。敕封太孺人。子三。士貞。戊午科舉人。歷宰利津。含山。上海三縣。士弘。監生。士捷。增廣生。女一。適楊乾。孫男五。宣。舉人。寅。歲貢生。容。監察御史。憲。監生。□。監生。孫女四。曾孫二。曾孫女四。方余撫吳時。上海以廉幹稱。而不能曲事上官。遂爲制府所撫。余適當被議之會。雖心知其冤。有所格而不能直也。上海顧以余爲知己。今歲壬寅。將葬君於某鄉某原。於是狀君之行事。寓書鄭重命其子侍御踵余門請銘。余禮辭不獲。遂次第其梗概而銘之。銘曰。

源之深流之長。太嶽後。遠條揚。務積善。家餘慶。秉洎則。延龍光。高陽里。鄭公鄉。告悼史。永不忘。筮佳城。謹闕藏。昭隧道。垂銘章。

太學生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鄒公墓誌銘

丁酉秋。余奉命典京兆試。首拔南卷。得一士焉。曰鄒生登恆。見其氣和而行方。卽以遠大期之。旣成進士。官禁近。益退然不自足。惟時時以本生母老爲念。輒忽忽思歸。辛丑。散館後。忽聞訃。慟哭不欲生。國家成

例於本生父母不得丁憂。願回籍治喪者許給假一年。時生之本生父亦未葬。因件繫其先人之行事。乞余言爲之銘。余惟後世文章之弊。修辭者鮮立誠。而諛墓之文爲甚。爲子者既稱美不稱惡。秉筆者因而徇之。獨生述其先人語質而事實。知其人之可傳。迺按狀而銘之。君姓鄒氏。名卿森。字衡湘。系出宋道鄉先生之弟諱澗之後。自武進遷無錫。代以文章登上第。爲世聞人。及明季。孝廉叔介公生二子。長曰治。官中翰。君之本生父也。次曰忠倚。順治壬辰廷試第一。官翰林。君之嗣父也。君少時。以循謹孝友稱。翰撰公早歿。事其本生曲盡誠愛。事兄如事父。以棣萼名軒。自童齒至白首。無間言。其持身也。坐立無跛倚。燕處無戲言。終身不二色。雖窘急。不苟取人一文。視非義若澆。其處衆也。自昆弟親戚。以及朋友鄰里。無所不親愛。終身不談人短。不慕人財勢。不慢貧賤。以故一邑皆以仁厚長者稱之。其愛物也。有生之類。皆不忍殺。其訓子也。不專以制舉得失爲欣戚。必勸之爲君子。爲善人。徧授羣從經。皆不用督責。而能使自鏤礪。配施太孺人。爲馬文肅公諱世奇之外孫女。父召徵。前癸未進士。廣西陸川令。俱以忠死。先朝難。孺人幼識大義。與君白首相莊。雖甚貧。無交謫聲。君少席榮盛。迨中年。稍衰落矣。而清操愈堅。恆怡怡有自得之色者。由孺人有以成之也。君既累試不遇。積善之報。乃在其子。子四。長士端。次登恆。次一元。次一桂。登恆旋以戊戌成進士。今任翰林院編修。庚子。一桂復舉京兆。二子之舉。君不及見矣。君以前明崇禎癸未十月生。以康熙壬辰年六月卒。年七十。孺人之生長。君一歲。其卒也。後君十年。年八十。今將以辛丑年月日合葬於先塋之旁。蓋君之素志也。余嘗謂聖賢之道。不外仁義二字。士無論居鄉立朝。必有一介不取之

節而後可與言義。必有萬物一體之意而後可與言仁。和者近仁。介者近義。夷惠可師百世者。端在於此。後世儒者。高言性命。反之一身一家一邑之間。其能無愧者鮮矣。如君者。其庶幾不遠於仁義而可爲聖賢之徒者歟。余既不獲讓。乃爲之銘。辭曰。

余昔撫吳。期俗化醇。有里必式。有善必旌。惟三讓里。代產哲人。君性和介。負義懷仁。如石斯辨。如玉斯溫。醞釀淳蓄。垂裕後昆。鬱鬱山岡。蒼蒼松柏。厥祖所營。厥孫惟宅。盛德發祥。何地非吉。千秋萬世。視此銘石。

考授州佐潛若程君墓誌銘

辛卯之役。余以糾發科場事。與制府訟。奉旨解任。卽訊。時制府怙勢作威。日遣詞事者刺余左右。籍記姓名。將羅織致重罪。人皆惴恐避匿。獨揚州程生正家。晨夕過從。隻身往來維揚。姑蘇間。凡歲餘。而事始解。釋。繼於乙未冬。被命入京。程生徒步從余。嘗與余黑夜聯三舟渡江。一舟覆。余與生僅而獲免。嗚呼。生可謂彊力好義。守道不惑之君子也。生至京師。讀書余寓中者半年。一日。欲歸葬其親。出其父潛若君之行狀而乞銘於余。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君姓程氏。諱國明。字潛若。世籍於歙。系出東晉太守元譚公後。代有達人。至君之祖爾參。以修德有聞於時。父仲台。治鹺淮南。因家焉。今爲揚州人。生三子。長卽君也。君幼時。授書卽通大義。稍長。益嗜學。文譽蔚然。謂功名可戾契致。而父疾作。委以家政。君遂棄舉子業。專意治生。以例考授州佐。顧君雖爲布衣。其志與衆異。常不自私己。而慨然以濟人利物爲務。遇事輒鬚髯戟張。不屑屑計較利害。於財物無所顧計。賑施揮千金不吝。以故諸公咸重之。願折節與交。而君亦慷慨發抒。不

以引嫌避也。黃水舊爲淮揚患。泰州串場河勢尤湍急。歲屬商人疏濬。費以距萬計。力不支。將以悞公獲罪。會聖駕南巡。駐蹕茱萸灣。君率衆跪迎道左。具陳所以上嘉納之。卒大減其役。商困以蘇。而河工亦告成。居無何。揚之商人有以鹽價病民爲科臣所糾者。廉問及數十家。衆噤不敢出聲。君條具鹽法事宜。愷切陳之。當事悟其冤。爲據實題覆。而商人皆得不坐。事具載兩淮鹽法志中。嗚呼。君之一二事。其見於世者如此。其小者可知也。使假以尺寸之柄。其利澤之及人者。豈有既乎。而卒止於此。可慨也已。君生二子。長正道。次卽正家。俱諸生。孫男五人。皆業儒。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八。配黃氏。有賢行。先君二年卒。君故饒於資。以好施故喪其業。而君不以爲悔。晚年益篤好善。教二子俱卓然。有志行。不爲利害傾奪。卽程生之與余如此。可以知君之家教矣。余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士生斯世。齷齪猥鄙。遇小利害。觀望首鼠。由於挾私。惟利是視。嗟乎冠裳而行賈市。君獨不然。與物爲體。敷陳黼座。大役斯已。烏臺一言。庶獄消弭。流澤孔長。同彼淮水。是宜賢嗣。克踵厥美。佳城鬱鬱。崇山峩峩。君歸幽宅。勒此銘詞。永固不滅。

墓表

翰林侍讀澹成陸公墓表

澹成先生陸公。余乙丑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

明五經史鑑公輒預焉。每有撰著，同時皆爲推服，以故受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公詰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末，其所見聞，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公諱肯堂，字邃升，一字澹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楫，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爲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旁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誥贈中大夫。祖妣吳太淑人，生三子，次即公之父。誥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袞，字山補，公性倜儻，多大略，妣誥封沈太淑人，生一子，即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授穎上學教諭。未之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錄前列十卷進呈，親拔第一，優獎甚至。及殿試，遂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資超擢。且疊荷天語褒嘉。兩謂閣臣曰：陸肯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聖世哉！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辭，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務歸典雅，及遇大著作，則前後掌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纚纚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之先者。固宜備膺

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能盡色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幼孤輔之成立。而於女兄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婿貧不能娶者。埽館迎之。宗族戚友餽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嗚呼。宋史稱王文正志不在溫飽。德望勳業。不愧科名。公實近之。年壽不永。設施未竟。所可見者止此。悲夫。公卒時年甫四十七歲。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麗敷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鏌。女六人。孫男二。遇安、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余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後之人儻以余言爲不欺。其尙有考於此也。夫爰撫其事。以表諸墓。且系諸銘。銘曰。

先生名譽振千秋。馬蹏得意入鼇頭。經天奎璧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絲綸公獨抽。黼黻盛時猗歟休。前途遽爾阻驂騑。曰付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其丘。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士君子有微顯闡幽之義。雖異代殊方。有善必紀。況梓里世交。知其齒德。而忍令湮沒不傳乎。祥符王命時先生。少從父力學。工帖括。父以遠大期之。時際明末。流氛灌汙。奉父母出危濤。抵河朔。鳴鏑載途。播遷輾轉。常躬自耐飢。而必陳甘旨。愉色承歡。使親忘其亂離之苦。寇平。父母思故土。先生亟奉言歸。當是時。廬沒田荒。蕩然靡有。乃草荆棲止。家室蠱事。效古人牽車服賈之義。以孝養父母。或勸其重理舊業。取青紫。先生答曰。家貧親老。竭力以供子職。卽此是學。榮親則以俟後之人矣。父年六十七。病劇。先生親調藥。

正誼堂續集卷之八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嗚呼惟公爲天篤生。表溫良之粹質。萃川嶽之精英。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足。位高望重而不自以爲榮。擅經邦贊化之能。而不矜其績。膺桃李公門之譽。而不有其名。極風雲際會之鴻庥。存者神而豈曰小補。闡身心性命之奧蘊。紹絕業而展也大成。學有統宗。支派之羣分縷析。道閑先聖。中流之一柱獨擎。是殆希往哲。駕前賢。合立言立功而歸諸立德。又將啓後人。垂奕葉。開寰宇之聳瞻。而躋正學於昌明。嗚呼我公。真瀟湘雲夢之特鍾。挺出。豈惟余小子之幸。而實四海九州之所是式。而是程某壯年趨拜。私幸受知。得出源派。輒自念掘地之難及泉。尤竊恐成功虧於一簣。惟是高山之仰止景行。恍若大海之汪洋澎湃。謂當天假期頤。俾得躬親至教。脫孟門太行而指其迷津。誰謂與化爲往。消息盈虛。付之一虧。嗚呼哀哉。公位極人臣。心實恬退。榮辱得喪。無所繫於中。道貌光輝。直睥睨而盎背。然而遭逢之盛。致澤之猷。則固調劑太和而文章藻績。當其官司司徒。侍講幄。進秩冢宰。入直綸扉。異數有加。隆恩疊沛。公則酌禮樂之明備。步丹墀以獨對。秉人物之權衡。增聲價者十倍。誠知吾道之足以有爲。而何患乎斯文之用晦。某後進

鄙儒愚鈍闕迂。念有美之一人。實夏璉而商瑚。珍之爲國寶。而奉之爲楷模。痛音容之不可再。哲人梁木之感。惟有太息而噫吁。聊抒忱悃。薄進生芻。哀哉尙饗。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嗚呼。屹名教之底柱。樹文章之典型。身雖騎乎箕尾。名已昭乎日星。備榮哀於典禮。繪勳業於丹青。痛招魂之升屋。增淚眚之雙熒。惟我夫子。道積淵源。學臻壺奧。體協圭璋。言成典要。韓魏公高映科名。張燕公早同制誥。西臺之堂構方隆。東觀之風微彌耀。時則金華勸講。石室紬書。憤異端之惑衆。秉正氣以驅除。讀彈文而屹若。致左道之廓如。動九重之深鑒。竦觀聽於羣儒。四十年來。士歸淳則。矯誣不興。訛言屏息。遵仁義之坦途。絕隱怪之奇迹。衛道黜邪。伊誰之力。於是仰參宸職。式啓青箱。南司肅穆。北斗光芒。洞河渠於掌握。籌國計之精詳。開濟之模既遠。秉鈞之望逾彰。追惟矩矱。尤在文章。李漢之序昌黎也。以爲日光玉潔。韓休之序許公也。以爲雲夢秋陽。乃有懷於編輯。竟莫効於揄揚。伊丙魏之麟閣。實郊祁之雁行。七葉傳乎名德。一門萃夫琳琅。謂純嘏之未艾。占積慶之方長。何三秋之問訊。纏二豎於膏肓。乍舉扶而易簣。騰遠近之悲傷。嗚呼。家垂琬琰。國有旂常。念全歸其何憾。痛模楷之難忘。某函丈追隨。歲逾三紀。警欬時聞。話言在耳。誼重恩深。滄溟莫比。霜冷風淒。倏違杖履。胡不百年。生平已矣。薄酒盈觴。野蔬在几。薦此哀誠。雲旗鑒只。嗚呼哀哉。尙饗。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誥敕手卷

有宋名臣如王范呂蘇並以官世其家。或父子後先顯於一代。大概文章氣節卓卓著聲。而理學相傳。兩世濟美。則鮮有如魏公宣公者。二公之德業聞望。顯著曩時。不特誠意正心之學。親賢遠佞之疏。往往徵諸建言。而且至孝通乎神明。忠貞貫乎日月。勳隆王室。澤徧民生。無不班班可考。而公之冢孫徽濱。流寓浙婺。余讀先儒所撰行狀墓表。壙志。皆闕焉不詳。外此亦更無可考見。顧自麗澤建祠以來。有朱晦庵呂東萊及南軒三先生俎豆於此。至今講學諸生。猶以時羣集其中。莫之或數。寧渺無依據而相沿至是歟。甲午冬。後裔申伯出清熙紹興閒所賜誥敕二道。裝潢成軸。介門下士何生。請爲文以標其端。爲之淨拭繙玩。璽篆封題。宛然典冊。乃信婺固有兩公之苗裔。且知先澤之未湮也。余惟古之人一畝一筭一草一樹。凡有可傳。皆有可守。況以當時誥敕。兩公之名爵著於斯。卽公之靈爽憑於斯。向使似續無人。蔑蔑薄楮。幾何不與劫火荒煙同其漸滅耶。今申伯於數百年後。世守而藏之。誠可謂箕裘之勿替。栝棧之毋忘者矣。然吾之所厚望於申伯者。不寧惟是。嘗憶兩公昔日。所以訓諸子暨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申伯服膺勿失。孳孳自勉。則所以上繼前人者。又寧僅守此誥敕以爲淵源之有自哉。是余之所爲加勗也夫。

書劉喬南題周寒溪卷後

喬南劉先生忠義自矢。剛正不阿。卓然有古大臣風。見人之善。則愛之慕之。忻歡而稱道之。不啻若己出。見人之不善。則憎之惡之。咨嗟而歎惜之。若恐或浼焉。蓋素性然也。宜其與寒溪周先生有鍼芥之合矣。

周先生爲國掄才一秉至公。徹棘後多士景仰感佩。作詩文以誦揚之。盈筭滿篋。炳炳烺烺。而劉先生又爲之紀其事。誠有數十年不經見者。嗚呼。使當日稍有不公。則士子方且怨詈之。唾罵之。旁觀者亦爲慷慨不平。深惡而痛絕之矣。又安能致人愛慕不忘若此乎。是周先生取士之公。與劉先生好賢之誠。皆足以風當時而傳後世也。余因書此以示後之君子。俾有所取法云。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釋奠之禮。致告於紫陽朱夫子之神曰。大道昭垂。得先聖以開其統。斯文未喪。賴後賢以廣其傳。慨自孔孟云亡。墜緒僅存一綫。幸值周程繼起。表章聿著千秋。然而異學爭鳴。不免離經而畔道。芳規漸遠。尤資反正以閑邪。惟吾夫子系出紫陽。靈鍾劍浦。天資粹美。光風霽月之懷。學業深醇。琢玉追金之器。臨軒講學。集諸儒之大成。閉戶著書。闡千聖之奧蹟。然燈精舍。攜笈煙邨。溯洙泗而接其淵源。考關洛而承其宗旨。濂溪太極已晰微言。橫渠西銘獨參精義。會英才於鹿洞。教育弘開。祛俗學於鵝湖。講求益勵。若乃立朝建白。以正心誠意爲啓沃之歸。暨乎出仕敷施。以返樸還淳爲宣揚之化。迨信從者日益衆。而牴牾者日以紛。於是退跡武彝。藏修九曲。啓發六經之精意。羽翼四子之真傳。不干譽以徇人。惟知衡道。非好辯而執己。實切傳心。務窮理爲入道之門。惟主敬爲修身之本。發明正學。如日月之麗中天。辨析羣言。若江河之行大地。繼往聖而開來學。千百載推名世真人。本至理以斥異端。古今來稱醇儒種子。功斯偉矣。德莫隆焉。今天子重道崇儒。已升位於十哲之列。復頒集於各學之中。令諸生誦習。

惟勤俾萬世咸遵實學。道既高而且美。教已徧而彌長。真可爲吾道干城。洵足稱人倫師表。某忝從後學。仰切先型。溯厥流風。到處崇祠。巍煥亶思善教。要歸明德馨香。捐俸鳩工。聿新廟貌。選材置主。永奠明禋。將見三吳士子。來肄業者。皆恂恂執玉之容。四海儒生。願追隨者。懷抑抑循牆之誠。庶乎道明德立。操修罔閒晨昏。致知力行。踐履無虛歲月。自是居仁由義。於以見斯道之大行。從茲希聖希賢。方不失吾儒之正脈。幸成規之尙在。瞻遺範之猶存。虔卜良時。正雲麗風和之候。用諏吉日。展迎牲告廟之誠。爰鞠臚而陳詞。冀神靈之來格。謹告。

書表忠錄後

予生平讀書至忠義死節之臣。如張睢陽。顏常山輩。未嘗不斂衽變色。咨嗟涕洟。歎其死最烈。爲人所難及。迨撫吳日。嘗道經毗陵。其士大夫往往爲予稱說劉忠毅公死賊事。予竊踴焉。思一表彰之。未逮。方明之季。流寇肆毒。公以御史按楚。周流各郡。非若守土之臣宜死封疆者比。而崎嶇行間。身自搏戰。護持二藩。不避艱險。及勢孤力竭。爲賊所得。誘之以甘言。臨之以白刃。而公卒不少動。雖受慘禍。視死如歸。觀其絕命諸詩。直可與日月爭光也。嗟夫。國家養士數十年。授以高爵顯位。平居慷慨。自謂大節不奪。能死國事。一至變起倉卒。死生呼吸之際。不能引決而覲顏儉活者何限。公一七品官耳。忠義天植。以身殉國。上與睢陽常山。後先比烈。豈不偉哉。歲庚子。余筦倉儲。閒至京師。見所謂表忠錄者。載公死事甚詳。與予向聞於吳中者無異。予雖去吳日久。而公之忠節未一闡揚。則無以愜人心。奮士氣。予曩時之所未逮。卽

予今日之所大懼也。爰具書於錄後如此。他日尙當訪公之子姓。俾附諸家乘云。

東嶽廟祈晴祝文

甘霖時降。乃成潤物之功。恆雨滋愆。不無傷禾之患。蓋適中斯爲美。而過度則苦多。嚮者仲夏連陰。二麥僅能半穫。今也兼旬霪雨。秋禾竊恐無收。夫食者民之天也。而穀者食之本也。嘉禾徧野。疊被大雨之滂沱。新霽宜人。旋見同雲之變黴。乃萋萋者不已。則芸芸者何堪。相彼高原。溼足傷根。安望方苞堅好。況在下隰。潦將濡首。奚由黃茂馨香。下民未免怨咨。某益切修省。意者職業之不修與。簠簋之不飭與。抑民利有未興。民害有未除。民冤有未雪與。夫過在於官。當叢咎於厥躬。而不必以歲祲示罰。卽是闕乎民。亦降殃於所掌。而何忍以暑雨爲災。用竭微誠。仰祈弘庇。惟神迅賜嘘吸之力。仰成覆育之仁。開麗象之光明。埽陰氛之沈滯。裨苗之稔者以長。而華之秀者以成。俟需潤之時。再沛甘澤。某之願也。農家之祥也。敢俯伏以請。謹告。

圓妙觀祈雨文

三吳之地。雖襟江帶湖以爲田。而原隰高下之間。形勢異宜。非江湖所能敷澤。雨暘之節一失其常。子遺黎民。奚以堪此。顧入夏以來。陰伏陽驕。雲欲合而復離。雨欲下而旋止。甘霖未沛。插蒔維艱。安能望其有秋。人心倉皇。惴惴焉將不免溝壑。是懼某竊念。今之爲吏者。不無政弛事頽。致干陰陽之沴及。嗟彼邦邑之人。蚩蚩何罪。茹茲荼苦。是用齋戒。省躬責己。引慝瀝懇。控告於我明神。惟神聰明正直。佐佑陰陽。綏福

一方廟食百世尙其誕布甘澍易凶爲豐此邦下民實嘉賴之夫明有長吏幽有明神皆將爲朝廷宣德意而使膏澤之下究也長吏弗若厥職緊惟神明是賴其顧諟帝之休命覃敷雷雨毋緩須臾以保障此邦卽以永血食於此邦歲時潔醴豐牲以將承事罔有攸斁而涼德之長吏或者用啓厥衷益圖改悔其爲祇受神賜何如矣激切上告

羅氏宗祠碑文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士無世官則建祠而不立廟所以妥先靈序昭穆敦禮讓厚風俗也聖天子久道化成山陬海澨罔不率俾矧閩爲理學奧區而汀州據上流接壤甌粵秀者橫經樸者負耒最爲近古其源本皆自立愛立敬始憶余撫閩時奉聖諭十六章頒布各屬實心講解奉行又建鰲峰書院闡明濂洛關閩宗旨民風士習頗知崇尚古道有汀之長邑羅生紘者予武闈主試所得士也詢其家世自宋南渡時遷居汀聚族數百年半耕半讀少陵競忿爭之事亦著姓也辛丑羅生來京請曰某在邑同族衆某某等建一宗祠五載始成願夫子爲文勒於石余思水源木本之思芻蕘庇根之意乃昔賢所以風勵後人使人無忘本支則夫講求合食睦族之禮雖子孫繁衍之後而自高曾以至雲礽秩然不失其序次者皆賴宗譜爲之永垂於不墜也予旣嘉羅生此舉用弁數言羅生持歸以示其族人及其鄉黨使人皆知敬其祖先而聯屬其宗派皆勉爲孝弟而恥爲澆薄則余之志也夫

題道統錄

今夫人之所以爲人、參天地而號三才者、道而已矣。道也者、如江河之行地、日月之經天、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其大目爲三綱五常、而其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由之而皇、五帝由之而帝、三王由之而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由之而相、孔子由之而師、胥是道也。韓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殆謂是也。迨宋而後，大儒輩出，周程張朱諸君子繼起而修明之，而斯道之統遂大白於天下。獨是三代而上，上而爲君爲相，故其道以位而行；三代而下，下而爲師爲儒，故其道以言而傳。要之言傳道亦傳也。傳於上而統在上，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事業炳然，傳於下而統在下，孔孟、周程張朱，源流秩然，則不得謂行道爲統而傳道非統也。宋儒旣歿，斯道賴以不墜者，元有許魯齋，明有薛、胡、火、盡而薪傳則雖謂周程張朱至今存可也。周程張朱猶存，則雖謂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孟軻皆在可也。天不變，道亦不變，統豈有中絕之理，有中絕之時哉！此道統錄之不可不作，而某之所爲敬書其後也。

原跋

吾師敬庵張先生以明道覺世爲己任。直接紫陽朱子之傳。學者當探其大本大原之所在。而不必沾沾尋求於文詞章句之間。此非霖一人之私見也。然文以載道。道非文不傳。舍是以求先生則又不可。往者追隨硯席。仰觀先生著述之富。不禁望洋而歎。冀得沈潛玩索。盡質所疑。以自淑其身心。而奔走四方。未能卒業。哲人云萎。嗟何及矣。歲戊午。游淮上。盤桓於次君道署者累月。因得請先生文集而敬觀焉。集故浩博。備文家諸體。經前輩李兩蒼選定授梓。止存什之二三。蓋取其雄偉峭拔。詞華茂美。有類唐宋大家者。而布帛菽粟。不事修飾之文。所存蓋少。霖維先生著述。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順其自然。無不極化工之妙。豈如世之執筆學爲文者。新奇詭麗。以爲工。摛華揆藻。以爲美哉。不自揣量。謹擇前集中之所不載。凡奏疏。序論。書記。尺牘。雜著。共若干篇。編爲後集。極知管窺蠡測。不足見先生全體。而因文以求道。或可爲自淑身心之一助。霖固以自勉。亦藉是以質諸同志。相期共勉焉。受業門人張朱霖謹識。

